

223690

周禮正義

(清十三經注疏)

中華書局印行



于加鬼神乎其理矣自古帝王必立大小之學以教天下有虞氏謂
虞庠者以養老乞言明堂位曰瞽宗夏學于東序秋學于南宮冬
學於西門又曰大學禮記鄭注謂之東序者周謂之東序也
可謂立其學不可謂立其學禮記鄭注謂之東序者周謂之東序也
曰辟廱蓋國左之右學養庶老在左學宗廟之尊不應與小學為左
右也辟廱之制園中以水圍象天取生長也水潤下取其惠澤也水
必有魚鼈取其所以養也是故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
鬼神祇有王屋辟廱大射養禽之處大學衆聖之居各有所為非一
君臣同處死生參並非其義也大射之禮天子張三侯大夫侯九步
士七十步其交五十步辟廱處其中今太和中辟廱廢狹之數但二
十九八加之辟廱則徑三百步也且有公卿大夫諸侯之賓百官侍
從之衆殆非宗廟中所能容也禮天子立五門又非一門之間所能
受也此時廟獻賁者謂鬼神靈之也或謂之學者天下之所學也類
謂之宮大同之名也生人不謂之廟此其所以別也先儒曰春秋人
君將行告宗廟及藏於廟王制稱廟以學以此說告則大學亦秋人
其上何謂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郊明太學非廟非所以為諸也
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鄉王制曰小學近而大學遠
其信乖錯非以為正也案袁詒遜不無舛舛而論辟廱大學與明堂
地雖相近然各異宮其與大廟則在一國在外國遠不相涉也至
蔡氏謂此經有兩廟明堂本不在是師氏氏掌教國子即在王宮左
門之左唯有宗廟明堂本不在是師氏氏掌教國子即在王宮左
事小廟非大學宮所在蔡氏不詳攷無案宗文為之制凡有二義一
矣互詳師氏疏又玉海學校引三禮義宗上為學之制凡有二義一
等之制與明堂同建五室四堂共一基上為東堂謂之東學南堂謂
之南學西堂謂之西學北堂謂之北學中央謂之大學二義云凡立
學之法有四外及國中在東郊謂之東學在南郊謂之南學在西郊
謂之西學在北郊謂之北學在國中謂之大學故鄭注祭義云周有
四堂之遺庠在北郊謂之北學在國中謂之大學故鄭注祭義云周有
同明堂之制五室同居一宮之中堂守中堂守中堂守中堂守中堂守
於五學則時雍居中為天子嬰射之宮三侯之道逾二百步則非徒
四堂耳則雖無明文然以魯米廩推之其制必異如當略存古制四
學異同雖無明文然以魯米廩推之其制必異如當略存古制四
學異同雖無明文然以魯米廩推之其制必異如當略存古制四
學異同雖無明文然以魯米廩推之其制必異如當略存古制四
學異同雖無明文然以魯米廩推之其制必異如當略存古制四

州長疏 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

能躬行者若婦命夔典樂教胄子是也死則以為樂之祖神而祭之
鄭司農云瞽宗樂人所共宗也或曰祭宗瞽宗者廟大明堂位
也以此觀之祭於學宮中亦以德行道藝與大司徒教鄉學師氏
保氏教小學同也漢書禮樂志說周典禮典有自卿大夫師暨以下皆
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據此是有道德者為之士冠禮所謂鄉
正屬諸官言之蓋此經自大學小學以及鄉黨人之有道德者為之士冠禮所謂鄉
德者為師但鄉學之師自以鄉人之有道德者為之士冠禮所謂鄉

先師是也。然此師與大儒大夫等官雖並教而不自爲庠序之師。蓋
本彼異也。云云。死則以爲樂祖祭於警宗。保氏教小學則卽以召經及名
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又云天子視學命有司祭先聖先師。
此樂祖卽先師也。警宗爲周之西學。祭義云祀先賢于西學。先賢亦
先師也。注云才藝之才藝者卽法言問辯篇云道也者述也無不通
也無不通。注云才藝之藝藝者卽六藝消藝義同。齊大夫養牛之日道
藝此偏舉之則曰有道係氏着國子以道而教之大夫養牛之精者
物不徒教樂也賈疏引論語雍也篇求與六藝別此教業之才藝又應
問篇云非宋之藝文之以禮樂識才藝與六藝別此教業之才藝又應
以六藝解之非也。德藝詳章正疏云德能躬行者兼行故鄭六德以能
躬行爲釋。賈疏云案師氏注德行外內之術在焉爲懷施之爲行使
釋三德三行爲內外內此云德能躬行則身內有德又能身行發以周
云云可徒以鄉三物教民其科曰六德六行六藝有德行謂之
師有道藝者謂之儒故家宰以九兩繫六國之民曰師以賢得民儒
卽以賢得民大司馬之樂祖所謂有道者卽以道得民之儒也有德者
先師先賢也。案黃說是也。鄭祭義注云先賢有道德王所使教國
子者得文王世子注又以樂祖釋先師終校鄭義蓋凡師儒之教於學
至是前古聖哲則別祀爲先聖故文王世子注云先聖周公若孔子
明先聖非就書亮典之編諸說視先師爲尤尊矣云云若舜禹湯樂教育
子是也者就書亮典之證有道德德爲樂官而教國子之事也。賈子
釋文作育子云本亦作育惠棟云說文引虞書云教育子云養子使
作善也爾雅有育皆訓長故馬季長注尚書云育長也。敎長天下
之子弟阮元云此注當與說文同。同段玉裁謂盡今文作育古文作
文入舜典亦作育子鄭注訓注又同。同段玉裁謂盡今文作育古文作
爲樂之二字并通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鄭書曰云國子也云云則以
之制度章注云神誓古樂正知天道者也死以爲樂祖祭於警宗
謂之神誓是樂祖卽樂官也。文王世子春秋冬孟嘗禘與祭不同此
樂祖之祭時月及禮皆無放鄭司應云警樂人樂人所共祭也者孔
氏謂議及玉海學校引三禮義宗二字是也。後鄭明堂位注兼目王
親習童蒙無有所謂爲警樂之會又警學者樂官也。教國子弟樂訓
童子蒙故因以爲學名案崔說非鄭義警爲樂人詳序官警樂訓
或曰祭於警宗祭於廟中者或訛盡以警爲樂人詳序官警樂訓
新橋云天子入太廟祭先聖則監備爲師者弗臣先師與先聖同祭
容位曰警宗殿學也洋宮周學也以此觀之祭於警宗故後鄭不從也云云
洋本亦作舞笑明堂位本作類類俗字說又有洋無類引此者欲見
警樂是學名也。鄭彼注云警宗樂師警樂之所宗也。古若有道德者
使教焉則則以爲樂祖於此祭之即據此經爲說與成云案文王世子
子云春誦夏歌大御詔之警宗以其教樂在警宗故祭樂祖還在警
宗鄭注云掌禮祭於殿之學功成治定與己同則掌禮者在警宗祭
禮先師亦在警宗矣。若然書在上庠書之先師亦祭於上庠其詩則
春誦夏歌在東序則祭亦在東序也。故鄭注又王世子云禮有高堂

生樂有制。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爲之也。是皆有先師嘗祭可知也。祭義云祀先賢於西學所以表諸侯之傳是天子親祭不見祭先聖者又不備察可知矣。賈誼宗詞書禮樂之祖名其王世子孔疏故同陳祥道則謂祀先聖先師皆於西學秦惠田云置石在辟雍之西記云祀先賢於西學則凡先聖先師並祀云蓋賈疏疑非舊以周云詩書禮樂各有祖大司馬樂先師始特云樂祖疏家謂各祭其祖在其學經固無是文注亦無是意也又王世子言樂在東序詩在南序禮在尊經書在上庠鄭引香舖夏張以證樂在書宗爲文云春誦歌樂夏鼓箏瑟又注禮在書宗云書禮樂設殿之學是詩禮樂之祖各祭於書宗則未安案劉賓客本陳說以駁賈說是警宗於五學在西宮祭於齊宗之西學鄭祭義注云書宗周小學也彼注亦據此經樂祖爲說而別以西學爲小學校孔疏又謂小學即虞庠在國之西郊與書宗不在焉異不知西學亦卽大學之誓宗周大學在外郊不在國也祀先賢不在西學虞庠鄭孔疏並誤不足據又蔡氏明堂月令論引禮記大學志云魯十大大學於是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大學案方文二篇傳引周志云勇則率上不登於明堂而進經無文詳其典云何又此經樂祖卽樂官祭於書宗亦卽大學而述謂無位者祭於大學則疑秦漢人之忠說與此經義不同若不相應也不相

第友
○
樂德教國中中和祗庸孝友庸有常有常也魯父父母日李等見

三物六德知仁聖義忠和節氏三德教國子一至德二敏德三孝德花實此小異賈疏中云此以便有道有德者教之此是樂中之大德與教萬民者少別其中之二德與彼異自是樂德所如李光地云大德與師氏三德相表裏中和卽至德祗庸卽敬讓大臣三行皆以孝和爲師故孝友卽孝德也注云中猶忠也者據大司徒六德有忠和忠後稷王肅爲漢中節舉愚妄傳作中古文孝經引者云忠心藏之子何日忘之今毛詩作中會于中庸云和中剛柔適也者大司徒注養同賈也忠者中此者也知忠與中同云中和剛柔適也者大司徒注養同賈子新書道德篇云剛柔得調謂之和元孫弟叔康有常也者爾雅釋詁云祇敬也庸廣也云善父母曰孝兄兄弟曰友有大司徒注幾同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興者以善物喻事導讀曰導導者言答休曰諾詩樂所以通意情遠隔倍也凡賓客宴射旅酬之後則有語故鄉射記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云語世子云凡祭大樂正授言合則有禮三老五更云既歌而語以成之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台德音之致德之大者也注云語談說也樂記千貢頌古樂云君子命是諸國諸周謂云晉平舌飴聘賜周單靖公享之語說吳天有成命皆所謂樂語也注云興者以善物喻事專者大師注云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象事以喻勸之類名釋典載云興物而作謂之興誦陽貨爲魯哀公問注云興引譬連類也案此言語之興與六詩之興韻義略同云遺讀曰導者以音義也導道雖類同說文字部云導導引也丁晏云遺讀古通用語道之以政道之以寬漢書刑法志引傳導云導者言古以訓今也者釋名釋言語云導陶也陶演己意也廣雅釋詁云導語也說文刀部云割大鐮也一日摩也言古以數今亦

謂道引遠古之言語以摩切今所行之事樂記子夏說古樂云君子於是道古是也云信文曰譏者略書言少不顯煩注云信讀曰背實疏云謂不閑遠之始據案荀子大略書言少不顯煩注云信讀曰背實疏詩書也此誠補正謂倍又文亦謂詩歌之屬云以聲飾之曰誦者賈疏云此亦皆異文但祖是直言之無吟詠則非直有文又豈樂以聲飾之爲異又王世宗言誦注誦謂歌樂歌樂與詩也又以聲樂吟歌故云歌樂亦是以聲飾之餘蓋原云調如小兒背書聲無回曲誦則有抑揚頓挫之致案徐幹述也哉又言部調誦三闕聲散又得誦誦詳音職賦云發端之意欲使不言注云言先發口也釋名釋言語又喪服四制云齊衰之喪對而不言注云言先發口也釋名釋言語云言宜也宣彼此之意也諸敘也敘亡所敘訖也賈疏云許公劉云于時言官于特結語毛云言宜曰言答述曰語許氏疏文云宣官劉云論答難曰諸論者語中之別與言不同

故鄭莊籀記云言言己事爲人說爲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表黃帝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大威德成其能業也堯能禪均刑法以德民言之德無所施大啓舜母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大禹禹樂也再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也湯以寬裕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以大武大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濩大武大濩大武大濩大武大濩大成武功賈疏云此大同樂功教是大舞樂師所教者是舞案內則云三千舞勺成童舞象舞象謂七皆小舞又云二千舞大夏即此大舞也將云大夏者鄭玄樂之文武備具六舞皆樂也保氏云教之六樂二官共教者按教以書此教以舞故其職也詁議案此六代大舞所謂萬舞也保氏謂之六舞者亦有自金石之委及詩歌舉子代孟嘉云舞詩三百是也六樂雖有歌舞而以舞爲尤重故此職專據教舞爲文盡保氏教小學亦兼肄大學之歌奏而舞則不過象足互相備卽官聯也賈疏又云案孝經緯云伏羲之樂曰立笙師農之樂曰下謀祝融之樂曰屬繡又樂緯云觀理之樂曰五莖南轡之樂曰六英注云龍爲五犧之道立履莖大英者六台之英皇甫謐曰少昊之樂曰九淵則伏羲已下皆有樂今此惟存黃帝堯舜禹湯者案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鄭注云金天高陽高辛虞黃帝之道無所改作故不沐焉則此所不存者義亦顯然然則惟犧五帝之中而言則前三皇之樂不存者以實教也若依實教則此經六樂斷自黃帝以前古樂或以質或以無所改作者皆不存而後書禮曆志三統曆譜歷少昊顓頊兩帝皆云用人選其樂則劉歆救時時自有少昊諸帝之樂以年代既遠運籌不用而實教則不同未可執是注云此周所存六代之樂者黃帝堯舜禹湯樂皆前代樂至周尙存者合之周自作之大武爲六代之樂曰虎通篇樂篇曰列開載王樂元諧云授命而興大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與其自序明有制是也云黃帝曰雲門大卷者賈疏謂已下大舞並依樂緯及元命包說蔡氏賈疏云樂雲門大卷者賈疏謂已下大舞並依樂緯及元命包說蔡氏均注駁并同羣書劄要引國語周書下大舞並依樂緯及元命包說蔡氏又楚辭遠遊王注云承雲即雲門黃帝樂也淮南子壽倫訓許注亦云歲時樂舞黃帝樂而呂氏春秋古樂篇則以承雲爲秦泰畤現作未詳孰是大善詳後云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昭民以明德者蔡氏語黃帝正名百物以昭民共財鄭彼注云明民謂使之衣服有章也國語唐虞稽古建典設教文仲亦云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昭民其德如雲之所出者以門者人所出入明黃帝之德盛如雲之所出故樂曰雲

案鄭語又云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單均與單平義正
等也則鄭本或謂單為譌然非古義也云言其德無所不施者鄭樂記
注云威皆也地之言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白虎通儀禮樂篇云黃
帝曰咸學記者言大施天下之道而行之天之生之地之所載成象備
施也鄭帝時道省廢於民又引吳楚針圖徵失均注云威皆也地取
無所不受德順萬物成定以為樂名也衡寶樂部可樂緯注云地有
施也道施於民故曰成地並與鄭樂略同惟宋趙知幾如字小異云
大唐興樂也者說又音節云輿鄭樂略同惟宋趙知幾如字小異云
白虎通禮樂志卷第三禮記云舜樂曰蕭韶此大雅即蕭韶蕭正字作
簡說文竹部云蕭韶左襄二十九年傳云蕭韶是也後杜預及張氏注
從段召聲是則周禮舊古文假借字也案段說是也後杜預及張氏注
周穆王昭氏春秋古樂淮南子齊俗史記五帝本紀三緡莊子至樂荒西
經並有九皋史記李斯傳昭虞武象字又作昭昭亦並紹之僖字
云雖其德能紹堯之道也者樂記云命鑑也注云紹之言紹也言舜
之業白虎通義禮樂篇云舜曰蕭韶者舜紹堯之道也也言其紹堯
前何注云舜曰蕭韶舜時秋繁露楚莊王篇云舜時民樂其紹堯之業
也故紹紹者昭也義與鄭樂翼云大夏再樂也再治水傅土言其德能
大沖中也樂記云夏大元命苞云禹能德三聖德並三聖即是大中
國卽是大夏舜之德也元命苞云禹能德三聖德並三聖即是大中

竟祥之德亦一也詒讓案禹貢禹敷土史記夏本紀及荀子成相篇
並作傅士傳數字通白虎通義禮樂篇云禹曰大夏者言禹能順二
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漢書禮樂志云夏大承二帝也風俗通義
聲篇篇同公羊疏五年何注云夏曰大夏夏時民樂大其三聖伯康
也春秋繫辭楚莊王篇云禹之時民樂其三聖伯康放桀夏王者大也
又自作樂命名曰謹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湯場伊尹作為大謨獲諫字
通云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者亦魯篇云湯場伊尹作為大謨獲諫字
大惠也察法亦有此文除其邪作餘其虐與魯語異云言其德能使
天下得其所也者漢書禮樂志云湯作濩濮言戒民也風俗通義聲篇
篇漢作濩濮與漢志同藝文類聚帝王世紀元命苞云湯之時民大
樂其救世患害故諱諸君教也春秋繫辭楚莊王篇云湯之時民大
樂其救世患害故諱諸君教也春秋繫辭楚莊王篇云湯之時民大
湯承衰能護民之意也公羊疏五年何注云湯曰大謨獲諫字
其善也已也此同鄭義惟御覽樂部引朱均染樂柱云湯承衰而除
其害者魯語云武王去民之穢祭法云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災出
括其文云言其德能成武功者臣氏春秋古樂篇云武王以武功去
師伐殷六師未足以觀兵克之於牧野勝商乃歸作鐵鉞京太室乃命
周公作為大武公羊疏五年何注云周曰大武周時民樂其伐紂也以
陳確樂志云武王通義聲篇篇同白虎通義禮樂篇篇之遺也武言以助
定天下也風俗通義聲篇篇同白虎通義禮樂篇篇之遺也武言以助
武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
武者天下給樂周之征伐行武者春秋繫辭楚莊王篇云太平也合曰大
樂其與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又云文王作武周人饗已洽天下

即言及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此則禮然已明禮則失其旨矣
推檢記載初無宗廟而舞大武皮弁素積樹而舞大夏夏之夷蠻之樂於
大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樹而舞大夏夏之夷蠻之樂於
太廟用唐魯於天下也按所以舞大武大夏者止欲備其文武二舞
耳非樂用六代也又文受周以武功所以象之而不須用唐武
舞地周盛於二代實文之受周以武功所以象之而不須用唐武
祭不及四時也案梁武說與王述舊說略同而謂大祭一傳文武二
義大祭密蓋此理大祭合樂本非祭後合樂之節鄭王二說皆不可
通大祭禮節繁重禮燹深其事已多而鄭王謂偏作六樂賈氏又
謂偏作不一時俱為待一代訖乃更為舊信如其說則六樂多者九變
少者亦有六變假令六樂備作至少亦有三四十變此豈一日所能
竟乎亦有左莊二十六年傳王季類樂及偏舞杜注云皆舞六代之樂史
記周本紀集解引賈逵及國語周語韋注說並同然伯也鄭樂非法
不為與大祭祀用盛樂不如是王肅引以證禮者為失攷據襄
二十九年左傳則魯有夏之樂武大舞而神用盛樂止舞武夏是
知天子三神亦止用文二舞不容更有增益左傳襄十年杜注謂
魯禘作四代之樂孔疏推其義謂天子神用六代之樂此與明堂位不
合不足據孔又引鄭義以為天子神用六代之樂神用四代之樂然
此注無神祗用樂不同之說孔亦不知何據也又禮書郊祀志載王
莽改祭祀周官天璽之祀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鍾五
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璽之祀樂皆至四室蓋謂日月星辰也祀天則
六樂奏六舞而天神神祗之物皆至四室蓋謂日月星辰也祀天則
天文從祭隆則璽璽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
天先妣配地其禮合一也天璽合配者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璽配
體之謂也此天璽合一也天璽合配者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璽配
國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陰
祗皆出天璽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案莽說亦以大合
樂為偏作六樂與鄭義同然以此章大合樂與下文分樂以至六樂
六變諸文為一事並為孟春合祀天地於南郊之樂其三大祭之樂
別為二至天地各特祀之樂與鄭義又大異故鄭合祀天地說
為不經下天地分樂諸文又與此大合樂義不相涉莽即并為一說殊謬
妄蓋唐書禮儀志賈會表以此大合樂為合祭天神地祗人鬼充應周丘
至即周禮說物彰者賈疏云嘗神仕職文案彼注致天神人鬼於夏兩
致物彰於坤壇蓋用祭天地之明日若然此經合樂據三神正祭天
而引彼天地之小神及人鬼在明日祭之者但彼明日所祭小神用
樂無文使神既祭合樂之時當無此三神正祭合樂同日所祭人鬼與
神致但據彼既祭合樂天地大神無宗廟之祭祭天明日祭人鬼與
此為異也案賈述鄭義謂此經即後文三神之合樂然鄭義果如是
不宜細辨意蓋以經大祭而反舉明以致神而鬼彰之禮實義非如是
皆合故據以為說非謂二至三神之合樂也但彼神仕職彼義
巧合故據以為說非謂二至三神之合樂也但彼神仕職彼義
亦二至大祭天地之明日為致天地人鬼之祭祭神無正祭鄭義殊不
亦二至大祭天地之明日為致天地人鬼之祭祭神無正祭鄭義殊不
其非經義一也云動物物屬之屬者即大司徒五地之動物手物屬
陶讓文偽古文改入益釋賈疏謂古文在舜宗廟之禮案彼鄭注豈樂也豈樂
博採羣書以詠者賈疏云是舜宗廟之禮案彼鄭注豈樂也豈樂
鄭疏以下數器為詠者王季也補拾以章為之樂之以廟所以節樂
以詠者謂歌詩也詠者王季也補拾以章為之樂之以廟所以節樂
師謂之登歌詩使疏依鄭說則祭樂與樂舞以下四者言之偽孔傳
云夏擊祝敔而以作止樂則以夏樂為指祝敔與樂說異非也云祖

考來格廣賓在位羣后饗讀者其疏乃鄭書義云謂祖考之神來至也虞賓者謂舜以爲賓堂上二王後升也東后儀讀考諸侯助祭者以備禮之旨宗廟堂上之樂所感也其實言祖考來格又在升殿之後下管之前賈述鄭義亦謂祖考之神來至爲堂上樂所感是則堂上升歌即所謂陳詩之樂矣而賈後疏則謂力德之功力之舞悉爲降神之樂大抵陳詩又謂降神合樂有兩次升殿外特孔疏亦據此注謂音九成則九變亦是降神之樂其說雖不同更皆非經義詳後疏云下管發散於此謂下管樂之第三節也賈疏曰祝者釋文云祝本又作梧案梧即敬之借字此謂合樂樂之第五節也有聲如伏虎背有鼓以協樂之所以止樂案鄭氏禮禮注云合樂諸歌賦始於虞夏在殷周合樂用祝狀如漆簡中有權禮之所以合樂諸歌樂與樂聲俱作片合樂之節並在開歌後而書先合樂後開歌者又不次也此書情詳樂諸節惟無金奏者金奏在正樂之先又偶不具合樂之使有與舞無舞無舞無樂樂乃無算數所用不在正樂之數性獨飲酒燕禮有之祭樂則無也合樂亦詳後疏云生備以聞者謂聞歌樂之第四節也賈疏曰鄭書正義云東方之樂謂之笙笙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爲笙也鄭書西方之樂謂之鐘肅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鍾鍾亦是鍾其成也以聞者堂上閣代而作業舞飲酒禮云聞歌魚麗笙由庚歌南山有臺生崇丘歌南有嘉魚笙由儀注云閣代也謂一歌則一次與書注義同但鄭氏疏則當以管生與歌迭奏段玉裁改鑄爲肅云肅今版本皆作鐘誤又尚書作肅則訓爲功也爲孔傳訓爲大鍾既曉大射儀疏引笙肅皆不誤夫司樂注疏皆爲後人誤改案殺校是也今本尚書作編爲孔傳云鍾大鍾吹笙擊鍾依賤賤疏引書則孔本亦當作肅今本皆從人所改爲編孔釋亦當以鄭爲正不知天子樂重管不重笙不當聖來以配肅其說與鄭異笙當以鄭爲正云鳥獸笙簧不重笙不成聖來者謂文云地本又作地案今書儒孔本作地與鄭本異說文倉部引書考作地是許鄭所據本同此謂合樂與舞亦樂之第五節也賈疏謂鄭書注義云謂飛鳥走獸皆然然而舞也舊詔力成鳳皇來儀者詠興樂也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灌故得來儀儀匹謂政得雄曰鳳雌曰凰來儀上巢而乘匹案此下一六變彼力成者其實六變致天謂四靈之屬四靈則鳳皇是其其一此六變彼力成者其實六變致之而言九者以宗廟力變爲限鳳鳥又難致之物故於九成而言耳云養又曰於子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諸君買疏曰鄭書注義云養謂舜云養有大小子章大石磐壆小石磬也尹允諸君買疏曰庶尹允諸君庶衆也尹正也允信也言樂之所感使衆正之官信得其諧和云云此其於宗廟力奏效應者明書云力成與後三禘宗廟奏天地大祭致樂無文所引尚書惟有宗廟故指宗廟而言也然尚書云祖考即此經致鬼神也賈疏如此經以安賓客宴后德讓即此經邦國也無難鳳皇等語此經致物也庶尹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分謂各用一乃分樂而序之者序樂劍當作敘石經及各本並誤今分此一代之樂詳申羊疏買疏云此與下諸文爲目上篇云大舞騁云大司樂言大樂分祀天神地而四望山川先祀先祖但每大祭祀而言之無極云凡小祭祀則不一與舞不舞則無樂是知大祭所祭皆大祭祀也注云分謂各用一代之樂者鄭意下文諸祀祭所祭神分用一代樂對正祭合樂皆備用一代大樂爲大合樂也今攷此實兼降神合樂皆分用大樂與上文大合樂不相冢疑後疏乃委

皆與堂位公魯君以孟春之郊祀于郊服袞服素車龍旂衣服車旒相變而後三后季氏舞八佾旅於泰山婦人髻而相帟需者有此記實非禮乎故諸儒之說以孟春之郊祀于郊服袞服素車龍旂衣服車旒相變而後三后季氏舞八佾旅於泰山婦人髻而相帟需者有此記實然孔子之言為始故歷代也又禮記云魯君臣大夫卿士皆以轉輸未嘗仲將劉向惠明皇注並同周人義以郊祀為漢丘邢疏又引張融釋董配舊章也此皆不從鄭義金鑄申鄭難王云國丘祭於冬復配無如云說有別文若郊祭則在夏正孟春左氏桓五年傳啓蟄而郊杜注啓蟄夏正建寅月郊非注郊特牲引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是郊與國丘不同月郊非注丘明史記謂國郊建子之郊一用冬至長日之至而用辛者以冬至氣漸萌有事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於對寅月又新穀熟祭豋言始也是歲以郊之用辛與周禮冬至至國丘為一祭然豈長日之至亦非冬至月令仲夏之月日月周曆冬至至國丘為一祭當云日短至以左傳曰南至至例之可知冬至當為短日至南至晝則極故云日短至以左傳曰南至至例之可知冬至當為短日至南至晝則極猶云以至冬至為長至與月令之文不同千月冬至以後日尚短其長得言長日之至殆建卯而晝夜分而月長郊祭以寅月與卯月近故曰迎長日之至鄭說至當不易而郊非國丘更可知矣肅又謂于冬之郊所以報本寅月之郊所以祈穀是亦不然王者歲祭天有三何何以言之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云上辛郊祭天子方氏稷七后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孟春之郊固以祈穀也考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之主也又云大報本反始也是郊亦以報本所穀二者以報本為主所穀則等主之周頌噫嘻序云春夏祈穀於上帝也鄭注以夏祈穀者等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齎祀百辟帥民以夏祈穀者以祈穀實有所求兩其為祈穀正祭可知又仲春祭社稷為祈穀祈穀有此二祭則夏正之郊必不以祈穀重失帝謂夏正南郊祭蒼帝以案金縢是也周制冬至至國丘祭昊天上帝謂冬至至國丘通名郊其說本后稷配禘義根據經記不可易也王肅謂冬至至國丘通名郊其說本史記封禪書及西漢律曆志不可通而合國丘南郊之祭蓋以受命帝為言受命帝謂成太微五帝之中特尊其德運之帝也淮南子曰春秋訓許注引鄭子云五德之次從所不勝故虞土夏火殷金周水呂氏春秋應同篇史記封禪書及漢書郊祀志載秦倉公孫臣賈誼兒寬紀志引劉向說五德並以相生為次真土夏金殷土周木三德不從鄭說故祭法孔疏引王肅難鄭云案禹帝出平糴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為次焉何大微之精所生乎又郊祭鄭玄云祭感生之神惟祭帝耳郊特牲何得云天之祭大報天之主而不待師說則鄭創云王者神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案文自述生后稷大任夢大人感而生文王又中候云姬昌姜原俱緯人所託明文又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周公配著帝靈威飭漢氏及

據此義而各配其行易云帝出乎農自論八卦養萬物於四時不
據感生所出也又云帝王桓樹鄭箋云帝黑帝也承黑帝而生子故
謂契爲玄王又云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
也考商頌卽有玄王之說又有帝立之說則殷先王諸后稷母姜原秋
繁露云天無後文王主地法文而立祖錫姓氏諸侯見于經文春秋
周之王以女書姬故天道名以異類動非聖人孰能明之五緯星義云
詩齊魯輶春秋公羊說聖人皆兼天子繹商頌之文樞梁母有城方將
古之神聖母感天生民時維黃初作繼子夏諸人增補亦周末之書既以武成何如揭
地爾雅周官所生綴子夏諸人增補亦周末之書既以武成何如揭
美嫺有屬國之事案發說足中卿義但鄭訓圖丘祭北辰耀魄寶
郊祭感上帝靈威仰諸名本於緯書上肅廟之持蓋出自正然德運終
始之說其原甚古王帝之興自當各有受命之中獨會其德運之帝以
示受命之所由此亦聖人治神軌禮之精義特不必著感生之說耳
史記封禪書云秦惠公既居西華制禮之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自
帝祀雖與感生命帝不同然亦止證周特尊蒼帝之說此注謂郊祀受
命帝而不云感生命帝者謂五色之帝三言每卑不同而同爲天帝則一
蓋非天不可以稱帝也痿之經義周南郊祀受命帝當祀天帝則大
皥命帝月令誤以大皥爲天帝而別號緯書爲釋其說固不啻而疏
郊與同邱丘巽同詳後疏又案禮記及春秋所言郊禮又有魯僖與周
不以魯冬至郊天而建寅之月又郊祭以所繫六壬傳云啓陽而郊又云
郊祀后稷以新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說則要於此也魯唯一郊不
與天于郊天同月轉下三正故鄭樂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
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三正故鄭樂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
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故聖謚論馬昭引穀梁傳以答王肅之難是
魯一郊則止或用建丑之月則春秋左傳云郊在辰稷以正月初農事
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春秋左傳云郊在辰稷以正月初農事
也但春秋魯禮也無建丑之月早若杜預不信禮記不取公羊穀梁
文鄭說堪不可易左哀十三年傳子服惠伯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明
事于土帝先王季子而畢此又似有建酉月之祭其禮無徵孔疏謂
是虛言理或然也此魯禮惟周郊禮不相涉而後儒多淆混謹
相攷其略於此云孝經說曰祭天南郊禮就陽位也者也通典云禮
經納閭決于此云禮弓孔疏引鄭志張逸問禮注云書說書說引
書也谷日尚青緯也當爲字時在文籍中嫌引致書故諸所牽圖議
皆謂之說故此職及大祝夏官敘敎官人注引司經緯相氏注圖議
樂鍾並舊說也用樂經鍾奏與郊特牲同引之者諡必於南郊之義實
乃奏大族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天地大成也地祇所祭於北郊謂
神州之神

乃奏大族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天地大成也地祇所祭於北郊謂
及社稷

鉤奏述此經作歌大族舞咸池以祭地也地祇所祭於北郊謂
元委不當疏云歌以祭地而亦云上祭降用大族舞咸池以祭地也地祇所祭於北郊謂
注云大族陽聲第二應鐘爲之合者大族寅與應鐘辰合也詳大師
疏云咸池大成也者前注同云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

解手鄭皆刀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無射陽聲之下也來
不惟也
鍾先祖謂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鍾之合夾鍾一享
鐘先王先公也通典吉禮云王三獻后薦饗者之豆簠堂上以夾
鐘之調歌堂下後王降興而鐘作大武之樂以後王及后每獻皆作樂
如初九鐘之後王降興而鐘作大武之樂以後王及后每獻皆作樂
下觀屬水上及舞在懸畢樂說並尚未嘗見又玉海音樂引崔靈恩說
二陳之前杜預三獻於樂說尚未嘗見又玉海音樂引崔靈恩說
及連典正謂神樂亦用此案則堂位記當補用大夏大武二舞祭統
魯大樂實祭樂同蓋以大武爲主而以大夏配之以後幾十年傳所謂
魯有神樂實祭樂同蓋以大武爲主而以大夏配之以後幾十年傳所謂
注云無射陽聲之下也夾鍾爲之合者陽律六無射爲未故云陽聲
買達說詳後疏云鍾卯合也詩大御疏云夾鍾一名圓鍾者據下經
先公樂同故合說以其俱是先祖知也先王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
之以八音播爲籥笙簧等五聲入音乃成也播之言彼也故書
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播爲籥笙簧等五聲入音乃成也播之言彼也故書
阮說十二律亦有此文義並同互詳彼疏注云六樂當調以聲音也大
五聲入音乃成也者角徵羽聲也絳竹金石匏土革大音也生於心有節
足外謂之音商角徵羽聲也絳竹金石匏土革大音也生於心有節
若黃鍾爲宮自與已下徹商角等爲均其絲數五聲各異也或解
以爲均謂樂器以爲之等若然何得失四言其均始云音皆七聲八
音乎明言其均者以爲之等若然何得失四言其均始云音皆七聲八
聲八音乃成也云播之言彼也有播被樂之轉段王鼓云播音轉則
八戰戈部是以樂播振揚抑抑禮堂古音散如樂去聲樂志音國
蕃嚴音皮古音郭梁案段殺也也故者取布之樂去聲樂志音國
義大師注云播猶揚也揚與被義亦相成云故書播爲諸子春云
播當爲播讀如石磬播百戲之播者士燮大夫傳云播爲諸子春云
故不從故書也惠棟云古播字亦作播尚書大傳曰播爲諸子春云
三字聲韻同古音播爲播段王鼓云說文播播從省聲播從潘聲是
既受爲播字則該播之音義部也此云當爲者改其字一日亦也種布
二儀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元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
之元三變而致麟物及丘陵之元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元五變
而致介物及土市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
方大祭樂而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大蕤枝沈南方之祭則用蕤賓西
和以來之凡動物族族於北方之祭則用黃鍾雉鳴而致百
祇原隰及平地之神也象物有象在天所繫四靈者天地之神四靈
之知非德至和則不至禮運曰何謂四靈鳳凰龜龍蛇之神四靈
爲畜故爲獸不牧應以爲畜故鳥不畜焉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
以爲畜故爲獸不牧應以爲畜故鳥不畜焉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
並物也上文致鬼神示及作動物之事大物與地示天神同致則亦
之地也黃以周云一變至六變皆以致鬼神之理以起下一變九變
又曰致神上文所謂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作動物是也而此節

意主作動物而言致我物文在神示上賈疏云此生動物俱有六變不
同者難於言教而後而言案大司徒五地之物生動物俱有六變不
言動物不言植物者雖有情可感者而言也注云變體更也樂成
則更奏也者說又支那部云變更也又漢東原賦薛能注云片樂一變
爲八變則更奏王渾書樂引三禮義宗云片樂九變者舞入變
者舞人鼓大變者舞大鼓鼓成也賈疏云燕肅云絳尚書云成出二
變孔注尚書云力奏成是更奏者也云此謂大樂索鬼神而致百物
以大樂致大物與大宗伯地也百物之祭相連也大樂索鬼神正
以詳肅正及大宗伯祝乃天地云牲以出大變爲大樂之樂特因上
下文名鬼神之祀中闕乃天地云牲以出大變爲大樂之樂特因上
夫大樂而用樂則有之矣其素物而致之感通之理實無所然考
之經則經文上陳六藝故知是通言樂理非指篇章及其非百物者
司也且經文上陳六藝故知是通言樂理非指篇章及其非百物者
因此與下節首論鬼神示之感而邦國萬民賓客遠人之屬乃是同
類感應易曉故言以此備作動物之意猶楚語既言神人以和而必
滋之以百戰舞者爾非自爲一事也吳廷華云經本合天神而以
山川而大樂言之鄭因大變俱有致物之文與郊特牲素饗萬物相
符物調之蟄蟲爲百物之神是冬日示身有致物義而獨言蟄蟲特
示物彰在以貌爲神物之神是冬日示身有致物義而獨言蟄蟲特
性言蟄蟲亦應云蟄者東也李來者盡也大德十二神則有二條此爲
祀錄引崔靈恩云蟄者東也李來者盡也大德十二神則有二條此爲
之故其樂亦應云四天之調凡四方之十二神則有二條此爲
滿但舉陽性配可悉以合天地四方之神故終數不滿六也詁議
畢鄭謂此經爲大樂而非經意也云東方之祭則用大族洗者大
學崔氏又曲爲半釋然非經意也云東方之祭則用大族洗者大
族寅氣始洗辰氣位而在東方故東方祭用之也東方律尚有夾鍾
則無對者夷則申氣無射庚氣位在西方故西方祭用之也云北方
方之祭則用黃鍾爲均姑洗爲宮商爲角徵爲土氣位在北方故北方
祭用樂不同者以郊特牲通云八蜡以記四方云四方年不稔成大
燭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是四方各有八蜡故四方年不稔成大
燭吳廷華云蜡樂與郊廟之祭不同此經所謂六樂蓋承上雲門咸
池等六代之樂言之非大樂樂與郊廟之祭不同此經所謂六樂蓋承上
鄭特以意爲湊合爾案吳說是也云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者賈
疏云蠶桑地祇高下之使者易致物有疎疾者由以樂和感之云凡給幣
走則還幣衍引穀則小矣是其所以舒疾之分也此並以意說不言
等之物致之先後舒疾之義云土祇原隰及平地之神也者有五地
用今字作祇也賈疏云鄭知土祇中有原隰者案大司徒有五地山
林曰故比土祇中有原隰可知也又土祇山林丘陵及壇衍說不言
原隰故此土祇中有原隰可知也又土祇山林丘陵及壇衍說不言
此土祇中非宜有原隰亦有影義之神也若然不言原隰而云土祇
者欲明原隰中有禮穠故鄭言土祇也案大司徒山林丘陵及壇衍說
士之總稱謂社是以變原隰言土祇郊特牲云祀祭土祇土祇者是
官報土祇故鄭言土祇也案大司徒山林丘陵及壇衍說土祇者是
林祿物配以饌毛物配壇衍介物配土祇與大司徒文不類者彼以

所宜而言此據難致易致而說故文有錯綜不同也案月令孟冬云
於天宗謂之絜則此天神亦是日月星辰非大神以絜祭所祭衆
神祭衆不可絜地神惟王社侯社置社之神詳大宗伯小宗伯疏云衆
神及平地在所謂四靈者謂四靈應天之四官龍青龍鳳朱雀龜
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謂四靈應天之四官龍青龍鳳朱雀龜
角之獸無所屬是西方毛蟲許同左氏義鄭駁不從蓋亦以麟爲
西方獸然西官白虎亦麟之象也但四靈已在手執麟介四物之
內不當別爲象物且若依鄭說此爲錯祭則彼迎百物未聞及四靈
此說始非也蓋上五物皆生物之形與人相近此象物則時見形象
耳云天地之神四靈之知非德至和則不至者則此象物及天神致
之最後非至和則不感也言則云賢說未安案下經祭於六
變則天神皆降可知此天神即祭壇上之神矣土亦祭於六
而彼八變此五變者彼就其以神而言故有不滅之樂節此就神
自致而言故五變而已見其昭假之無廟也案會謂此天神土亦通
圜丘方丘得之今故當亦兼南北二郊等大神而言買疏據月令
新來年於天宗注謂絜祭日月星辰無天地大神蓋沿鄭說之誤引禮
運者釋文云爾本又作爾亦作爾亦作爾亦作爾亦作爾亦作爾
與此同鄭彼注云論之言絜也絜猶飛走之貌也失猶
去也龜北方之靈信則至矣此引之者釋四靈之名

周禮正義卷四十二

父生之日事物出地之時若然祭神州之神於北郊與南郊相對雖無文亦應取陰父生之月萬物秀出之時也案二與南郊相對注不辨月日賈謂必於二至日鉤輿禮儀部引五經異義賈逵說同今攷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彼注以爲魯郊用冬至之日辛日與此圖丘之祭雖無疏然謂用冬至則同依魯郊注用辛日似謂用冬至之日故郊特牲孔氏注云案聖祖證論王肅與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禮似用冬至之日黃禮記郊卜用辛卯冬至不恆在辛卯月冬至之月張註云祀大神率月郊天用辛日者當齊戒自新如鄭此言是亦不用冬至日也曲禮疏引崔靈恩說則謂置丘用冬至日皆用辛金物亦云春官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之物物乾炁云春官凡以千烝飪致物乾炁于壇壝蓋用祭天地之明日鄭君實據至月言之今案張融金樓說止郊不義此經二至祭圖丘方丘極方丘亦不必正在二至之日矣又杳氏云夏日至今令刑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今令剡陰木而水之韓氏掌輦經堂夏夏至而寒之冬日至而無耗之此者地上不能限以一日子者以輕道經堂夏至而至之祭謂其自無耗義云於地上之謂丘奏之者於經例當各于石經及各本並誤下方丘宗廟同說文曰卽丘圖天體也爾雅釋丘云非人為之丘金鑄云圖丘非人所築之地之上放曰地上若餘地為壇不得謂之地上矣賈疏云案爾雅土之高者曰丘取自然之丘者爾象天圓實取丘之有自然之丘未必在郊亦無論方位郊特牲疏引馬昭說同孔則云圖丘所在雖無正史建從陽定當在國南故鄭氏之有天天下管養案山說賈實在洛陽南二十里然則周家亦在國南但不遠知近者梁山說賈實在洛陽南孔爲長泰懷柔受命帝明堂堂祭五帝並在南郊則圖丘祭昊天亦在南郊又說秦魏諸儒並謂圖丘在南郊故多并郊丘一祀史記封禪書曰時蓋亦放此經圖丘之制而兼小異又案此奏之總家上鼓鞀琴瑟舞雩周書本典舊云故奏樂以章嘉禾豐金麥異也又以觀和則刊興樂通得稱美與上之四歌奏對文爲車馬金麥異也若樂六變者賈疏云言六變八變九變者謂在天地及兩廣而立四成舞人從南至北而第二表爲三成舞人各轉身南向於北表之三爲一成從第一至第三表而第四表爲三成一成舞人各轉身南向於北表之三爲一成從第一至第二爲四成從第二至第三爲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一表爲六成則天神皆降人變者更從南頭北向第二表爲七成又從第二表入鬼可得禮焉此約順之大武東武王伐紂故樂記云且夫武舞人左召右成大成後綴以崇其餘大獲已上雖無福五成而分舞周公左右伯出六成後綴以崇其餘大獲已上雖無福五成而分舞舞有限約亦應立四表以與舞人爲曲別也詩譜案經云樂六變八變力變者皆指金奏升歌下管閒歌合樂興舞諸節各如數而不過如九德之數即升歌之九終九韶即舞之九變也蓋祭初樂作不過金奏六變八變力變而鬼神而已出陳本不合合舞之後而賈專據舞變言之義亦未析唐郊祀錄引三禮義宗云凡樂之變數皆取所舞宮之數爲終次鍾在卯卯數六故用六變而畢林鐘在未未數八故以八變而止黃鍾在子子數九故九變爲終也所以用其數也終者凡樂以律均取其申午爲九五末爲八寅申爲七卯酉爲六辰戌爲五巳亥爲四亦即聲律之數也是以黃鍾爲宮者其數九大聲

下儀禮云魯之郊禘非禮也郊禘本可通稱言郊禘猶言郊也故
禘可通稱郊祭地則禘亦祭地可知曲禮天子祭天地疏云地祇
南郊又配地祇則周人以壘配鬯上亦當配方澤也此說自當
然則祭法所謂禘郊者本與天地之祭迥異詳見論語祭人以鬼則主后犧
略之耳宰金說非是也方丘與地祇無同詳見論語祭人以鬼則主后犧
者謂宗廟大禘之禘匹視廟二牲毀廟先王先公及功臣皆與享而
以後稷爲主以後稷爲周之始祖也大禘亦詳大宗伯疏云先稷
樂以致其神者明此三樂皆祭祖致神之樂也謂天神而使祭降也
漢書禮樂志云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祠迎神于廟門奏嘉
至備古降神之樂也秦泰康祭無尸而亦有降神之樂與古禮同嘉
特牲孔疏曰皇氏說國丘之祭云祭日之日王立丘之東南西嚮燔
柴及牲玉於丘上升壇以降其神次乃奏鬯饗之樂六變以盛詩
丘之祭云祭日之晨王假大表而立於丘之東南西南面大司樂奏
鍾爲宮以下之樂以降神次則積柴於丘壇上王親羞牲而祝之
則實牲醴玉帛而燔之謂之禋祀柴於丘壇上王親羞牲而祝之
祭之祭云其日王假大表立於方丘東南西南面乃奏鍾爲宮以下
樂以致其神訖王又親牽牲取血升玉座之以求神樂終闋丘之
祭先燔柴而後作樂降神而杜說二丘之祭則皆升作樂終闋而後
燔盛二說既異經注並無明文攷鄭特牲疏引熊氏云元大祭並有
二始祭天以樂爲敬神始以燋爲敬神始以血爲陳饌始祭於地
爲敬神始以血爲敬神始以燋爲陳饌始祭宗廟亦以樂爲敬神始
以燋爲敬神始以血爲陳饌始祭此注謂宗廟作樂降神在燋前則祭天
升燋後祭宗廟燋後祭當鄭此注謂宗廟作樂降神在燋前則祭天
作樂不當在燋後後皇說之誤明矣禮運孔疏又謂燋無降神祭天
樂與鄭能說並不合亦不足據云禮之以玉而裸焉者賈疏云禮之
以玉據天地而裸焉宗廟祠以小王注天地大神至鉅不裸又王
此注宗伯等不見有宗廟祠之王是以加禮之以玉據天地則若
璧禮大司馬禮地是也而裸焉據宗廟肆獻儀是也案賈說是也鄭
意經三祭同云可得而禮而燋則異天地得而燋無裸則以玉禮神
人鬼無燋神之王則以裸燋而燋也賈深得鄭旨若璧黃琮非
舊璧於神生玉詳前郊特牲疏孔皇氏說國丘之祭設三丘之祭並
獻無裸其宗廟大禘禘則有裸無燋禮之王故禮運孔疏引崔靈恩
說大禘云乃灌黃雉之時樂終神大司樂云升樂鐘爲宮力變而降
神之王並與鄭義合依鄭義則大禘作此諸樂畢乃裸故經說樂終
乃云人鬼可得而禮禘與時享禮亦當同而郊特牲云設人尚聲周
人尚臭孔疏謂周四時然香皆香臭若大禘則仍先用樂蓋以此黃
爲專燋大禘未周四時意然香皆香臭若大禘則仍先用樂蓋以此黃
鍾爲宮者鄉飲酒禮注云合樂此注故教文連梧不可從也云乃合樂而
歌詩琴瑟與堂下之樂合祭其詩或雅或南其器入音畢奏此樂上
終也賈疏云周之禮凡祭祭者謂朝饗饗后四獻之後而合樂故樂
終則樂終賈疏說乃合樂祭者謂朝饗饗后四獻之後而合樂故樂
疏謂大合樂者說乃合樂之義云云又案義云反饋樂成注云反饋是進
饋也蓋樂成之後進饋之時則大合樂與賈疏略同禮記謂國丘七
獻大禘九獻之後而後大合樂是與賈疏略同禮記謂國丘七
非也今攷合樂在饋孰之前鄭賈說與祭義合是也但謂合樂即上

又之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具不鳴詩前疏依賈述鄭義凡大祭薦饌之前百降神之樂後則有合樂樂之律均及節文略同貢大師疏謂大祭祀下神合樂與舞而終及至大合樂又備此諸節奏升歌次下管間歌至下神合樂與舞而終及至大合樂又備此諸節神與合樂節大繁後無目且祭樂與饗樂樂賓之樂大致相同燕禮亦特牲設饗燕樂亦無兩成舞事則祭禮不當如此之繁况郊社牲人本不尚變其宗廟降神之樂乃歌笙開合以至大舞各備力調周降神之樂亦三闕而止以樂節推之蓋不過金奏三終而已而謂周繁乃過於殷禮數告其可信乎細绎此注前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等皆專為降神之樂而合樂又當別求之他章也合樂時堂上庭堂下歌樂齊奏舞即王親在舞位其禮尤為隆重然亦止具文武二舞不必備六舞上大夫合樂六舞而論樂前疏又案鄭前引鄭說檀弓擊鳴球之文以為宗廟典禮之效應尋文究義處書祖考來格文曰粢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之下則鄭意自謂降神合樂節無重舉以累其在後以書禮經互相推校則鄭意自謂降神合樂節無重舉以累而舞亦并作焉惟下管間歌當為獻曲節經注並無說意著下管出省禮記大傳云禮不辭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皆惑太微五帝之精而用生嘗用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地王者之老經曰郊社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郊堂沍配五帝杜預漢書韋玄成傳引大傳文作祭義玄成釋云言始受命而王祭天是其祖配此即鄭大傳注所本然則波為南郊祭感生帝與國日祭昊天不同此經方訪國丘之祭不少郊祀而數乃以大傳此文與祭法說國丘之文牽連並引若蓋欲明王者祖出於天故郊祀並以爲禘鄭詩大雅生民箋以姜嫄為高辛王妃則周祖稷即亦祖馨天為禘之所自出即亦為禘之所自出大傳雖本言稷配郊而亦可通於聖配國丘故先引此文以起祭法簡籍之義與大傳注指周祖稷舊唐書禮儀志賈會表謂此注以長傳禘為冬至之祭讓其與大傳注甚不相盾非也又政計商頌長發孔疏引鄭志趙商問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以為祭今天皇大帝而今大傳注不同則經鄭先定出注本以爲國丘之祭今天皇大帝既定今改此注引使作諸政用先定之義亦未可知至賈疏詳引諸郊與國日俱是祭天之禮則經本文不言郊而注乃援郊祀之文以證祭郊意必不然如是矣又案大傳此文亦見喪服小記鄭君以祭天祖配禘之而不肅聖證論則謂禘為宗廟之禘非如小記鄭君之說年誤不足信近金楊剛謂王之德為諸侯者得祖所自出證禘所自出為禘禘之祭天則於經義似尚可通謹附著之云祭法以周人稱舉而郊禘謂此祭天則於經義似配之者證國丘之禘也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歸謂祭昊天於國丘焉人稱舉而郊禘鄭注云謂祭於國丘之祭故注引以為證孔疏云知此是國丘者以禘文存在於郊祭之前郊前之祭唯國丘耳但釋天云禘大祭以比擬處為大祭總得稱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處氏之祖出自黃帝以祖顓頊配黃

